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世界历史文库

doo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希腊史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著 屈闻明 杨林秀 译

A History of Greec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PDF
PDF

A History of Greece

ISBN 978-7-5473-0445-7



9 787547 304457 >

定价：30.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K545
1

希腊史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著 屈闻明 杨林秀 译

A History of Greec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09-2010-616号

©Nicholas Doumanis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copy or transmiss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mad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A History of Greece by Nicholas Doumanis.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史/(英)杜马尼斯著;屈闻明、杨林秀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4

ISBN 978-7-5473-0445-7

I. ①希… II. ①杜…②屈…③杨… III. ①希腊—历史
IV. ①K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8918号

责任编辑：章 悬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印 张：18.5

字 数：245千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45-7

定 价：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前 言

《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一书讲述了从青铜器时代(约前3300—前1200)希腊语最初在爱琴海地区使用,直至今日的希腊社会历史。许多人常常深感困惑,究竟荷马、亚历山大大帝、拜占庭皇帝、佐巴(Zorba)以及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诸位名人可能拥有哪些相同之处?使得上述人士成为“希腊人”的本质属性又为何物?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舞台上,希腊文化如何得以幸存?希腊语又如何得以跻身世界上最古老的活语言之列?

ix

长久以来,上述问题一直得到错误解读。现代评论者们总是对希腊主义这一概念抱有一成不变的定论:希腊文化是早在古典时期便已确立成型的特定体系。自18世纪以来,现代希腊人竭力建立自己与古典之间的联系,已然打造出一套现代希腊语(*katharevousa*),并将其树立成全民用语;同时摒弃通行的地理名称,代之以古典时期最初的地名。而另一方面,西方人则常常对此加以反驳,认为在古代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因此得出结论:两者之间无联系。

令人惊愕的一点是,在希腊延续性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认识到文化以及族群的演变发展通常会变得相当难以辨认。此书的叙述脉络追寻希腊历史本身的发展和前行轨迹,虽然希腊历史发展过程有一大重要特征,即为了遵循和符合古典模式,希腊精神一直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

加以重新塑造：在罗马时代、拜占庭时期以及近代各个阶段，通过用心模仿古典希腊传统，希腊身份的属性一直在重新塑造。另外，此书还秉持一个理念，即任何文化都无法在真空中发展。希腊文化的确立和重新确立，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得以完成。古典时期的希腊虽身处一个独特而狭小的世界之中，但埃及社会以及东地中海地区更加完善的社会都对古典希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若要理解这一漫长历史的每个阶段，超越国家界限这一大背景至关重要。如若没有西方以及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如若不是西方人对希腊遗产的特殊兴趣，希腊今天可能就不会存在。

虽然希腊民族在希腊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希腊史》这本书并非局限于希腊民族之历史。本书并未将时间耗费在血统之类的话题上，即使这类话题在今日许多希腊人中甚为流行。《希腊史》一书追寻的是一个文化群体的历史命运，这一文化群体自身可视为一个族群，抑或可视为一个更广义的文化体系，或谓之普世(oikoumene)，后者通常用来指称“希腊世界”。在本书所涵盖的绝大部分历史时空中，“希腊世界”包括那些虽居住分散，但经由希腊语言、希腊教育或希腊宗教而维系联结的诸多人群。从希罗多德时代直至君士坦丁时代，这些人群将自身称为“希腊人”(Ellines)，从19世纪至今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历史中，他们称呼自己所用的名称却是“罗马人”(Romanoi, Rhomoi)，其中传达的含意是，他们将自己视为罗马帝国及其余绪中希腊化的那部分。

普通读者是本书的首要读者群。出于简短之需，难免牺牲掉许多重要话题。如此一来，涉及希腊东正教会、现代思想潮流部分太过简略，而古代晚期基督学辩论、卡瓦菲(Cavafy)和卡赞扎基斯(Kazantzakis)则毫无涉及。书中糅合了大量新近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我也在叙述上力求流畅连贯和严密细致。

* * *

首先，我必须感谢 Chrissie Verevis 为我通读了全稿，并提出了诸多有益评论。另一个 Cazzie——Nick Pappas 和 Milan Voykovic 也都

通读了文稿并提出了鼓励之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厚颜讨教诸多研究希腊历史各领域的友人。有关古代时期的内容,我频频请教了 Ben Brown、Geoff Nathan 和 Shawn Ross。而更多时候,我通过与以下诸位现代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博学之士探讨而获益匪浅: Petro Alexiou, Philip Carabott, David Close, Richard Clogg, Vicky Doula-veras, Effi Gazi, George Hatzikosmidis, Antonis Liokos, Margaret Poulos, Neni Panourgia, David Sutton, Yanis Varoukafis 以及 Alfred Vincent。同时,我也想感谢无缘谋面的许多学者,他们的著作使我在希腊历史领域颇受启迪,我都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举。本书得以付梓,也得益于为我提供玛奇朵咖啡(machiatto)和蕊丝翠朵咖啡(ristretto)的诸位友人:黑 Jimmy、Anthony、Albert,以及位于我居所之外的咖啡车里的年轻人。非常感谢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为我提供各项基金资助,以及 2004 年、2008 年期间的休假。同时感谢 Terka Acton、Jenni Burrell、Kate Haines 和 Keith Povey 在编辑方面付出的努力。最后,感谢我的家庭,伟大的父母亲 Jack 和 Connie,亲爱的妻子 Helen,和我完美的女儿 Daphne——同我取得的其他任何成就一样,这本书也献给她。

xi

关于翻译的一点注释

在涉及希腊语的转写法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遵循今天许多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所采用的常规,而使用了更加忠实于希腊原文的转写法。因此本书中使用的是“Kos”而非“Cos”,“Palaiologos”而非“Palaeologus”。但是,业已流行的希腊人名和地名的转写法,例如 Corinth 或 Constantine Karamanlis,则并未改变(例如未写成“Korinth”和“Konstantinos”)。

尼古拉斯·杜马尼斯

致 谢

对下列机构和个人在复印版权材料方面提供的许可,作者和出版者表示感谢: xii

悉尼大学尼科尔森博物馆(Nicholson Museum): 刻画希腊人和亚马孙女战士作战场景(公元前 6 世纪晚期)的黑色人物花瓶。

纽约艺术资源(Art Resource), 下列图片: 宙斯或波塞冬, 来自约公元前 460 年阿忒米西翁(Artemesium)的青铜人像; 约公元前 200 年的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1028 至 1055 年, 佐伊画板(Zoe Panel), 刻画了位于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和佐伊皇后之间的耶稣; 宣传海报, “希腊人的爱国主义: 二战中的希腊抵抗, 1940 - 1941”。

雅典贝纳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 Theodoros Vryzakis 的洞窟教堂宣誓场景; Edward Dodwell(约 1805)刻画雅典集市的图景; Dimitris A. Harissiadis 拍摄于 1947 年雅典奥菲士影院的照片。

悉尼大学 Kathryn Welch 博士提供的雅典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照片。

虽然竭力联系所有版权持有者, 但如若造成任何疏漏, 出版者非常愿意在第一时间就有关事项做出必要安排。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1

致谢 / 1

第一章 史前至公元前 500 年：起源 / 1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希腊(前 500—前 359)：城邦的
黄金时期 / 29

第三章 希腊化时期(前 359—前 27)：从菲利普二世
到奥古斯都 / 55

第四章 希腊罗马帝国(一)(前 27—527)：
从罗马和平时期到古代晚期 / 81

第五章 希腊罗马帝国(二)(约 500—1200)：
东正教的胜利 / 108

第六章 希腊世界(1200—1700)：法兰克人和
奥斯曼人统治下的生活 / 137

第七章 现代希腊的形成(1700—1910)：
种族渊源与国家建设 / 164

第八章 20 世纪的希腊：极端的时代 / 195

注释 / 223

大事年表 / 229

历代国王、皇帝、苏丹和总理名录 / 239

书目选介 / 251

索引 / 260

第一章 史前至公元前 500 年： 起源

历史上的雅典位于一个三角形平原的腹地。平原逐渐开阔，沿着缓坡向萨罗尼克湾延伸。现代雅典城向外迅速发展扩延，几乎覆盖整个平原。近陆的四座山（帕尔尼斯山 [Parnes] 1 413 米，彭特利孔山 [Pentelikon] 1 106 米，伊米托斯山 [Hymettos] 1 037 米，艾加莱奥斯山 [Aegaleos] 470 米）高耸矗立，以致空气污染无法吹散，形成的烟雾久久滞留——雅典人由此称之为烟云（nefos）。围绕平原的中心，有一片小山丘，包括呈圆锥状的利卡维托斯（Likavitos），此处海拔高度 227 米，一座白色小教堂位于小山顶之上。古城距此不远，位于一座 70 米高的高台之下。高台的大小与这个小城相配。它就是古时雅典的城堡，今天世人所熟知的卫城（Acropolis）。游客初至，多为一睹那巍峨挺拔的帕特农神庙。然而，正是这块突兀而立的高地，成了雅典娜和波塞冬争夺该城的战场，它增添了神庙的威严，使其能够俯瞰全城景色。

整个爱琴海域，诸岛错落，海岸崎岖，给人印象恰似鬼斧神工之作：现代地质学家们关于此地形由来的解释可能与荷马时代希腊人的说法遥相呼应。大约 7 000 万年前，非洲大陆板块开始朝欧亚大陆移动，形成一处洼地，此即地中海；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半岛（例如意大利、巴尔干、安纳托利亚）以及山脉（从比利牛斯山脉到阿尔卑斯山脉），沿着东

南方向的轴线穿过巴尔干,直至土耳其和伊朗。品都斯山脉,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伊奥尼亚岛屿、南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岛、卡尔帕索斯岛,还有罗得岛一起构成了同一山脉带。后来形成的平行山脉向西继续延伸,包括奥林匹斯山、东色萨利、埃维亚、东阿提卡以及北基克拉迪群岛。在不稳定的地壳结合部位有一火山带(例如尼斯诺斯、桑托林[锡拉]、米洛斯岛、埃特纳火山、维苏威火山),希腊、安纳托利亚和意大利南部就分别位于其两侧。在极罕见情况下,甚至可以用肉眼观察到新地势形成的过程。

地理知识对了解希腊历史至关重要。例如,几乎覆盖整个内陆的山脉阻隔了与山外的交流往来,为靠山为寇的人以及那些希望远离国家政权的村镇——即所谓的不登记在册的居民(*agrafa*)——提供了理想的地理条件。希腊除了很小部分适宜集约耕作以外,当地人一直以来都主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取日常食品,也依赖海洋获得经济收益。土地对人口承载能力低也意味着希腊人有向外迁移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

从生态意义上讲,希腊从未具备成为主要人口集聚中心的先天条件。希腊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经济更加富裕、人口更加稠密的文明正好相反。上述两个地区适宜农业集约耕作,因其享有来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尼罗河的可靠水资源。而希腊农民则不得不与天斗争,以应对每年都变化莫测的降雨分布和降水量。来自北欧的气流带来了雨水,但由于巴尔干山脉的阻碍,降雨变得难以预测。一年里的八成降雨都发生在冬天,而相距不远的临近地区降雨量都不相同;某年降雨量较平常年份减半或翻倍都不足为奇。自荷马时代起,农民们就已经学会了面对这些挑战,他们首选那些所需水分相对较少的作物,特别是橄榄、葡萄和谷物;同时也会做好每4至5年就有一种作物歉收的准备。在《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一书中,与荷马差不多同时代的赫西俄德曾经怒斥其懒惰的兄弟,使其认识到唯有辛勤劳作才能衣食充足的道理:“尊贵的佩尔塞斯(*Perseus*)啊,将我的话牢记在心,辛勤耕作直至不再与饥饿为伴。”¹ 自从赫西俄德时代以来,

农民们通过混合作物耕种(在同一地块种植不同作物),同时将地块分散(这样可以分散作物歉收的风险),已经将风险降至最低。对群体间相互合作扶持的依赖,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希腊人自古以来就优先选择村庄群居的生活方式。

从原始人类到最早期农耕者

3

原始人最早在 80 万年前就经由安纳托利亚抵达欧洲,希腊境内能提供大量此类证据的遗迹只有一个山洞——位于距离塞萨洛尼基以南 30 公里的佩特拉洛纳(Petralona)。山洞中所留原始人遗迹可以追溯到 30 万年甚至 40 万年以前。距今 3 万至 5.5 万年间的考古资料有所增加,在色萨利、伊庇鲁斯和伯罗奔尼撒北部都出现了尼安德特人生存过的明确证据,以及一些早期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证据(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智人大约于 25 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后从非洲迁移至其他各洲,淘汰并取代了所有其他的原始人)。我们能够更明确地了解从末次冰盛期(约 2 万年前)起在希腊的人类活动图景。在此时期,北欧地区冰川覆盖,南部欧洲则是寒风呼啸的大草原。大约在 1.8 万年前,海平面要比今天低大约 120 米。这就意味着许多爱琴海地区的岛屿当时都与大陆相连,基克拉迪群岛中部从安德罗斯到伊奥斯,是一座岛屿。有一些动物,比如矮象和其他矮巨型动物就在此栖息生存。

智人区别于其他原始人之处,在于其独特的获取、储存和积累知识的能力。现在看来,出现在末次冰盛期之后的气候条件的改变,形成了对人类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则促使人类获取更先进的技能和认知能力。关于希腊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情况,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资料来自今天纳夫普利翁(Nafplion)附近的弗兰克西洞穴(Franchthi Cave)。史前学家们已经辨别出伴随着环境改变而出现的饮食和技术方面的相应变化。在末次冰盛期之初,那些选择在山洞栖息的狩猎者猎杀野马以及在附近平原上吃草的野牛。距今 1.4 万年前,证据显示气候变暖,森林茂密,使得小型猎物,如鹿,能够绝好地生存。至此,居住在弗兰克西洞穴的猎人已经提高了获取食物的能力,食物变得多样化,包括水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果、蔬菜、谷物、坚果、鱼和贝类。到了距今 1.1 万至 1.2 万年前,山洞里的居民已经明显成为熟练的水手,因为他们能够远至米洛斯岛去获取黑曜石,并用这种天然玻璃制作非常尖锐的珍贵工具。然而,除了弗兰克西和其余几处遗址外,几乎再无人类活动的宝贵证据。这意味着希腊未能吸引规模庞大的捕猎者,抑或说明希腊难以养活数量众多的采集者。

- 4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变革大约发生于距今 1.1 万年或 1 万年前的新石器革命时期,通过对农作物繁殖过程的直接干预而生产出更可靠的农业主食品。农业生产要求居有定所,人口便会随之增加,最后就会出现更复杂的社会形态。来自安纳托利亚和近东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移民早在距今 9000 年前即公元前 7000 年时,就将农业耕作技术和知识引至希腊。这些新移民也会放牧,包括猪、牛和羊,他们的财产里已经出现了耐火黏土小雕塑、陶器以及特制的农具。从公元前 7000 至前 5500 年,几乎所有的农耕人口都聚居在面积辽阔、灌溉便利的色萨利平原地区。但在随后的阶段(前 5500—前 4000),我们发现人口分布已经遍及整个大陆和群岛。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前 4500 或前 3200),越来越多的农业村庄遍布巴尔干地区。所住房屋一般都由泥砖和木头建成,屋内有居家必需品(炉灶、厨具等),且有储存工具和食物的储藏间。每栋房屋都与其他几座房屋相邻,更多这样的居住群落又构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社交网络。考古学家们偶尔会挖掘出土一些奢侈品,它们明显来自近东地区,甚至可能更加遥远的地方。

最终,在这种活跃而平常的农村散居社会基础上,将会形成更复杂的社会形态。在最初一批农耕者抵达后 4000 年,我们开始观察到城市化形成的早期迹象,财富开始聚集,上流社会开始出现,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网络。公元前第 4 个千年的结束标志着爱琴青铜器时代的开始。称之为青铜器时代是因为青铜器的使用在那时开始变得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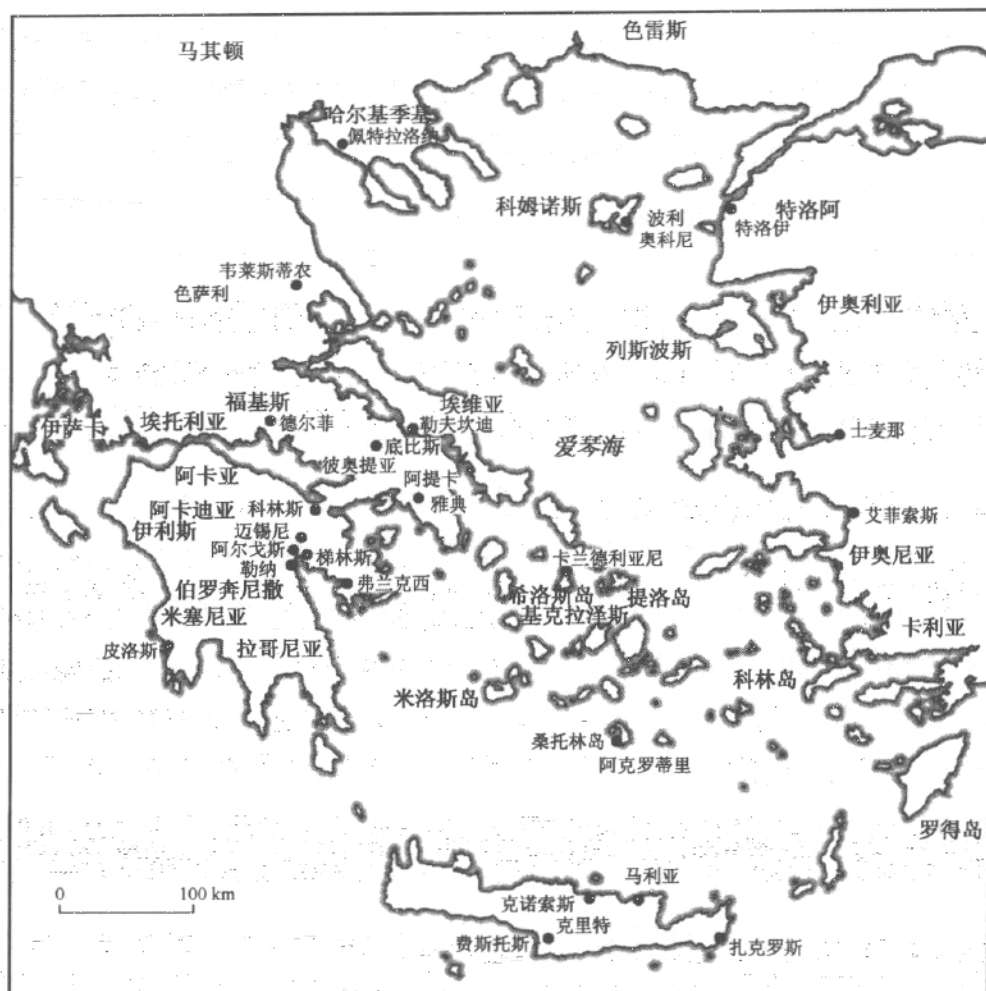
青铜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约前 3300—前 1500)

- 5 当农民群体开始能够生产出足够的财富,养活那些并不直接参与

农作物耕作的人士,比如工匠、祭司、抄写员以及武士时,就会出现复杂的社会形态。在整个青铜器时代早期(前 3300—前 2200),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密集都市中心一直都以农业为主,而在埃及——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政权,已经发展出专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够建造出像吉萨的金字塔这样的宏伟建筑。就在同一时期,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爱琴海地区当时的复杂社会形态的迹象。在公元前 2700 至前 2200 年的某个时期,在位于伯罗奔尼撒西北地区的勒纳(Lerna)和梯林斯,以及特洛伊(具体是指特洛伊 II)和利姆诺斯的波利奥科尼,都涌现出一些大型建筑。每一处此类建筑都要求很丰富的专业技能。例如,在位于勒纳的所谓“瓦建的房屋”,长 25 米,宽 12 米,结构设计非常考究,包括走廊和形式多样的房间。建筑特征还包括屋顶所采用的陶瓦片,木片包裹的门侧柱以及涂抹灰泥的墙壁。考古学家赋予这些遗迹以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建筑的存在证明了当时先进的建造工艺、社会等级分工,以及地区间的交流网络,而这些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出现。

尽管学者们推断希腊语在早期青铜器时代的某个阶段开始形成,但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中,无一能够货真价实地被贴上“希腊”标签。同波斯语、北印度语和绝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样,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在公元前 2700 至前 2000 年期间,希腊语的早期形式,或者说原始希腊语,开始被引进使用。今天的专家们倾向于相信,当初希腊语在引进并形成雏形时,曾与本土的爱琴海地区语言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诸多语言融合,融入了一些非印欧语系语言的特征,例如后缀“inth”(例如 Korinthos)。今天的学者们仍然在做复杂的语言学、考古学,甚至 DNA 分析,试图推测出“希腊语形成”的更早日期,然而唯一有结论的证据来自青铜器时代末期书面希腊语的出现。因此学者们更愿意理直气壮地谈论“爱琴”青铜器时代,而非“希腊”青铜器时代。

在早期青铜器时代,基克拉迪群岛为孕育最独特的文化提供了舞台。海上贸易繁荣发展,原因在于诸多岛屿形成了一个岛链,希腊大陆位于一端,克里特岛和近东地区在另一端,而且有些岛屿矿产资源丰富。像卡斯特里和锡罗斯岛上的卡兰德里亚尼这些中心地区,拥有独



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

特的工艺和技能,对它们的需求旺盛,并被爱琴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争相模仿。基克拉迪群岛的艺术中,最著名的当属高度抽象的大理石小雕像,其主题大多数都是双臂交叉的站立女人。这些雕像只在鼻子、胸部和四肢部位做雕饰,有时也会包括耳朵和耻骨部位。这些极简抽象派雕像作品引起现代抽象派艺术家和雕塑家的极大兴趣,尽管最近的科学研究业已证明雕像看似光滑的表面上,曾经一度刻画有精细的面部表情、刺青和首饰。

及至公元前 2200 年,爱琴海地区,乃至整个东地中海世界,都经历了一场经济下滑和人口锐减。有一个重大例外,就是相对富足的克里

特岛,能够养活比所有基克拉迪群岛的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人群。而且据考古学家考证,克里特岛上的物质财富在逐渐增加。到了公元前 1900 年,在与贸易对手东地中海地区的竞争中,克里特岛已经占据领先。而到了公元前 1600 年,克里特人已经建造出可在精细水平和规模上与任何近东地区对手媲美的城市和宫殿。

它后来被称作“米诺斯文明”,因一系列独立而密切关联的城市而闻名于世。其中最大的城市,克诺索斯,最辉煌时期可容纳多达 1.5 万人口。其他城市像卡托、扎克罗斯、费斯托斯、马利亚、古尔尼亚也可居住 5 千到 1 万多人,并且都修建有街道排污系统、下水道和精心规划的其他生活便利设施。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地区行政实体的中心,都有一套官僚体系,以及书写系统:克里特文字,线形文字 A(Linear A)。虽然至今仍未破译,但这些文字无疑是用作记账之需。政府行政机构位于雄伟的多功能建筑物或“宫殿”之内,除了行政管理,同时还兼作贸易、拜神和娱乐中心。事实上,即便不是全部,至少绝大多数重大公共活动都在此宫殿内举行。在克诺索斯出土的迷宫式建筑就由 1 300 个房间构成,可以满足各种市政功能之需。

如同较早期的青铜器时代文化一样,米诺斯人未必就是“希腊人”,但他们毫无疑问对于最早在大陆上讲希腊语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最重要的遗产就是提供和传播了来自近东(尤其是埃及)的文化和思想。克里特本身很大程度上是近东辐射区的一部分:它的行政运作、经济组织和建筑风格都深受东方模式的影响。米诺斯人同时也给更广阔的爱琴海世界留下了他们独特的印记,此影响最明确不过的衡量标尺便是米诺斯艺术的流行程度。在桑托林岛上的阿克罗蒂里,能够看到米诺斯社会最突出的实例,比如刻画典型米诺斯主题的湿壁画,画上有奇异的动物,以及从事各种日常和礼仪活动的妇女。在大陆,艺术家们习惯模仿独特的米诺斯图案,包括进行公牛跳跃的男孩;妇女则经常被描绘为从着衣、发型、首饰到化妆都完全模仿克里特妇女的样式。公元前 1400 年之后某个时期,米诺斯文明开始衰落,其中原因我们现在不明,只能猜测。权力开始从克里特转移至大陆,而后者出

现的以宫殿为中心的新城邦也移植了米诺斯式的官僚体制和建筑风格。

迈锡尼人(约前 1500—前 1200)

8 米诺斯人与大陆人还有诸多方面的不同。考古学家们在迈锡尼(迈锡尼文明就由此地命名)出土了艺术品,发现这些艺术品刻画武士、战争和其他一些类似主题,仿佛热衷于歌颂尚武精神。迈锡尼人不惜耗费巨资和人力修建大型圆顶墓(tholoi),安葬那些武士精英和他们的武器装备。米诺斯人无需修建防务堡垒,而“迈锡尼人”则花费巨额财富来兴建要塞和城堡。当初发掘迈锡尼和其他晚期青铜器时代中心遗址的考古学家们曾经认为,他们发现的是在荷马的史诗里所描述的武士国王们的都城和宫殿。但是很快他们就得知这种相似仅仅是肤浅的表象。迈锡尼社会的结构非常复杂,更接近于类似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前 1279—前 1212)和亚述的萨尔玛那萨尔(Shalmaneser I,前 1263—前 1234)王朝,而不太像奥德修斯(Odysseus)的伊萨卡那样的小型武士酋邦。

迈锡尼人与东地中海国家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他们在这方面要强于米诺斯人。迈锡尼人像埃及、亚述和赫梯王国一样,建立了国王统治的中央政权体制,国王住在城堡式的宫殿里,周围有许多文职官员处理繁琐的行政事务。迈锡尼的统治者们同时构成了跨地中海地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彼此通过外交途径和互赠礼物来巩固关系,并遵守一套相同的贵族生活方式。考古学家们还注意到了在这个晚期青铜器时代所发展起来并得以强化的地中海地区内部的贸易往来。我们现在的大部分考古资料都来自宫廷记载,但也有许多见解由海洋考古学家们通过考察沉船遗迹而获得。在土耳其南部的乌鲁布伦(Ulu Burun)发现了一处公元前 1325 年的腓尼基沉船遗迹,内有准备运往希腊大陆、重达 12 吨的货物。其中许多都是来自叙利亚、迦南和埃及的原材料以及加工制品,包括乐器、象牙、河马牙齿、捕鱼设备,以及属于埃及王后涅菲尔提提(Nefertiti)的金制圣甲虫首饰。

但是迈锡尼人对于希腊历史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其语言。在迈锡尼、皮洛斯、梯林斯以及底比斯都发掘出数量众多的泥版文书,上面刻有线形文字。这就是所称的线形文字 B(Linear B), 其有规律的组合形成了音节,这些音节进一步构成了词语,在形式上很像最早期所知的希腊语。例如,线形文字 B 中的单词 *kunaja* 和 *pamako* 就很像希腊语中的 *gune*(女人)和 *pharmako*(医药)。在已破译的单词中,有些很容易在现代希腊语中识别出来: *antropos* (男人), *ipos*(马), 还有 *tranion*(桌子)。

20 世纪 50 年代线形文字 B 的破译证实了希腊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活语言之一,同时也有助于对迈锡尼社会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例如,皮洛斯是涅斯托尔国王传说中的都城,文字记载也确实提到了国王(*wanax*)、可能曾经指挥战争的辅助领袖(*lawagetus*)、宫廷(*hequetai*)、地区领导人(*korete*)及其副职(*prokorete*),以及可能是年长者组成的议事会(*gerosija*)。所以这些名词在古典希腊语中都保存了下来(*laos-agein*, *heretai*, *prokoitos*, *gerousia*), *wanax* 是个例外,因为“w”音后来从希腊语中统统消失了。土地所有制度揭示出社会等级高度分化,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都属于自由民,称作 *damon*。泥版上刻的线形文字 B 中的大部分记载的是行政官僚事务,但我们也能从中了解一些宗教方面的事实,包括后来希腊神话中的一些神的名字。因此“*Diwonusojo*”演变成了“*Dionysus*”(狄俄尼索斯),“*Era*”演变成“*Hera*”(赫拉);“*Posedaone*”后来成了“*Poseidon*”(波塞冬)。宙斯、雅典娜、赫尔墨斯以及阿波罗在迈锡尼神庙中也很常见。

然而,关于迈锡尼文明没落的原因,从历史记载中并不能得出明确的解释。实物资料显示,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迈锡尼文明曾遭遇衰落,随后虽短暂恢复,但最终仍在公元前 1125 年全面崩溃。宫殿遭到废弃,人口都迁移至其他岛屿和海外:因此来自伯罗奔尼撒中部阿卡迪亚的移民定居在了塞浦路斯。爱琴海地区的居住地规模开始缩小,居住地也更分散,开始变得自给自足。基于文字的文化消失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为有限。从此迈入了许多学者所称的“黑暗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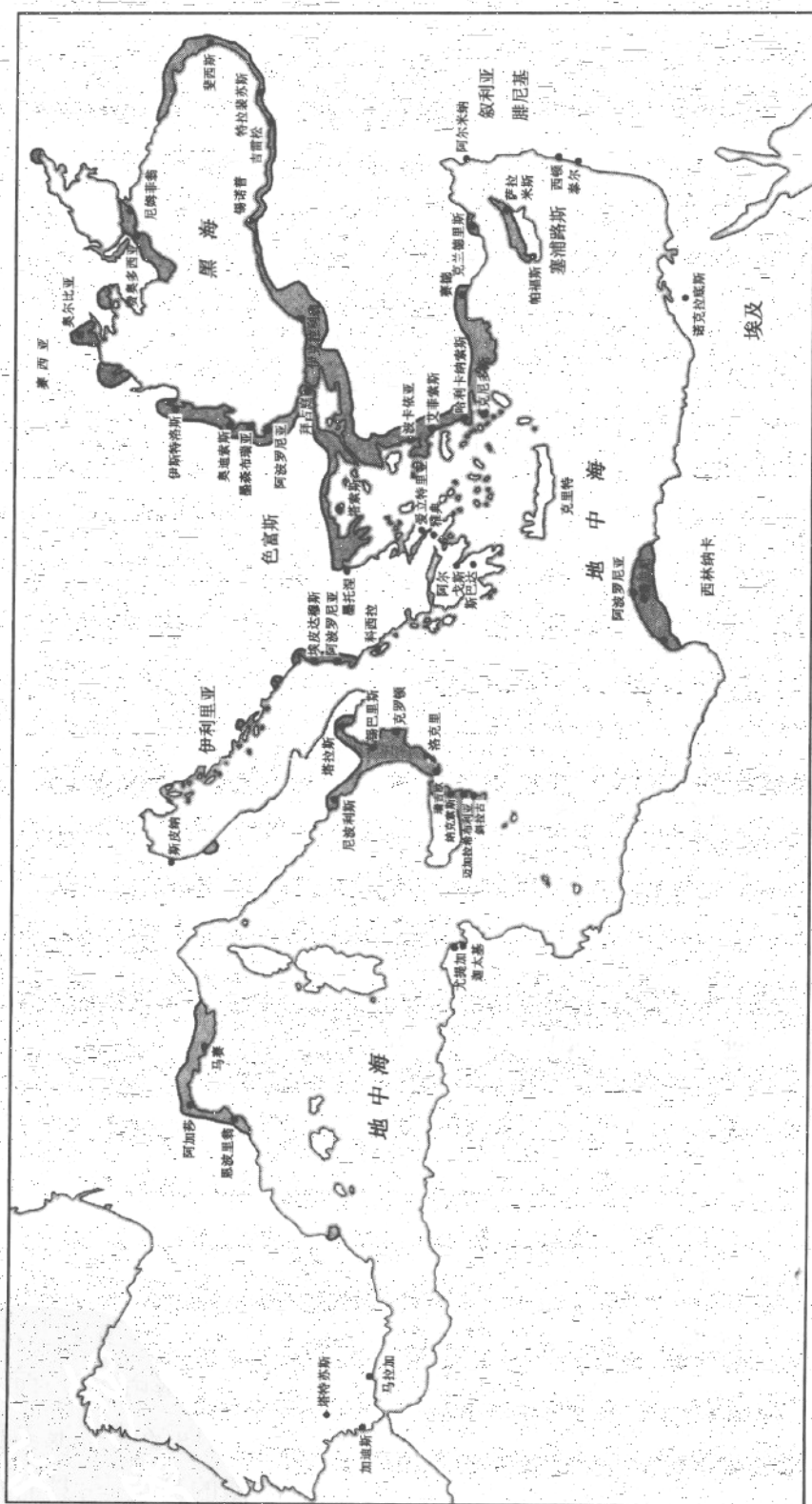
早期铁器时代 (约前 1200 — 前 800)

12

灾难不止降临到迈锡尼一个地区,衰败几乎影响到东地中海地区的每个角落。近东地区的资料曾经记载数次混乱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浪潮、地区间贸易体系的解体以及叙利亚海岸所有城市的崩溃。但是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却身份不明;很可能存在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包括气候变化。此后,一些国家体系恢复起来比其他国家更快,但这场浩劫给迈锡尼文明带来的破坏却难以修复。大约在公元前 1130 至前 1125 年间,宫廷经济的功能陷于停滞。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国际间在政治、文化和礼物交换方面的网络尚未恢复,而东地中海地区的统治阶层却依赖这种联系得以生存,因而严重依赖这些联系来维系的迈锡尼秩序,再也未能重新构建。失去了东地中海地区的这种网络联系,统治阶层就失去了重要的财富来源,那些宫殿、官僚和工匠就无用武之地,成了累赘。

随后的阶段称为“黑暗时代”,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这个时期没有给我们留下书面记载。我们对其了解都来自考古研究的推断。实物资料显示,在公元前 1200 至前 1000 年间,爱琴海世界的人口减少,居住地规模变小,几乎没有留下能够说明其社会复杂程度的纪念碑式标志性建筑(像宫殿、城堡以及坟墓)。相反,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业已回归到相当简单的社会结构模式;但是也存在着新型世界正在形成的早期迹象。

地区间的贸易联系可以通过追踪一种陶器风格(简单的几何图案)以及地区方言的分布来确定。某些人群,尤其是位于埃维亚岛的居民,还在与近东的中心地区进行着贸易往来。因此,埃维亚岛的中心勒夫坎迪作为这一时期在考古研究上最具启发价值的遗址,可以看出它保留了复杂社会的基本结构。有一座大宅,大约 45 米长、10 米宽,在其内部和外围都建造了柱廊。完成这栋建筑肯定需要专业的工匠,大约耗时 500 多到 2 000 个工作日才能建好。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与塞浦路斯的铁器制造者之间来往密切,从而把铁器引进到爱琴海世界。



古风时代希腊人定居地的扩张

最好把“黑暗时代”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近东模式的社会结构消亡了，同时另一种相当不同的社会开始兴起。其中发展的关键是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爱琴海统治阶层。这一时期最强大的个人是那些首领或地区强人，他们热衷于给自己和随身的武器及盔甲煞费苦心地建造坟墓。这种墓葬的重新发掘已经证实了当时在希腊大陆和各岛屿普遍存在的一套生活模式，同时也说明其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识别不同阶层的标准是各个阶层都遵守各自的一套共同生活模式和价值体系。同迈锡尼武士的墓葬相比，这些墓葬显示这些统治阶层都比较朴素低调，很像荷马史诗里所描述的那些国王，尽管身处高位，但未必占有太多财富。那些认为是荷马所作的史诗，正是在这个黑暗时代所著。

我们也能从实物资料中挖掘出其他一些发展轨迹，包括地区性的希腊语方言的一些规范，尽管这些方言的传播途径难以解释。当然，传统的观点把这一过程归咎于多利安人、爱奥尼亚人以及伊奥利亚人的入侵，现在这一观点已经被强有力地证明是不足信的。总之我们知道，公元前 800 年，一个独特的社会正在形成。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延续了一些可以追溯到晚期青铜器时代的特性，诸如神、语言和自由民等概念（自由民也指行政管理人员）。否则，这个崭新的爱琴海世界就会与那个迈锡尼人所建立的社会完全不同，也会与在近东地区所创立的任何一个社会截然不同。

希腊的诞生(约前 800—前 600)

至公元前 8 世纪时，爱琴社会已经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出土墓葬显示出越来越富足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高的制造水平和与近东地区日渐紧密的贸易往来。物质丰富的另一标志是当时建造的神庙或宗教场所，以及拜神者所供奉的祭祀品。

而繁荣发展最具体的表现则是土地的开垦和城市化。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特征即是小规模农村公社通过城市化合并（塞诺西辛）而融合成更大更强的集体，也就是所称的城邦。塞诺西辛具有很多优势，作为更强大的个体，城邦在地区间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具有更

强的军事和经济竞争实力。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在忒修斯的领导下,阿提卡分散的村落同意放弃他们的地方治理机构,接受一个共同的政治体系,这时雅典就成为一个城邦。从经济角度来讲,城市中心是货物制造和交换的枢纽;而从安全角度来看,城邦能够动员更多的武士,财力上也能够负担起昂贵的防务开支。不久,城邦就成为政治活动、立法、经济活动以及宗教膜拜的中心。这时就出现了“城市国家”。

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希腊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旧的政治形式,或者发展成不同的制度体系,而这些政治制度开始在希腊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希腊的许多地方,例如埃托利亚(Aetolia)和阿卡迪亚,原先分散的公社选择构成基于种族或宗族的联盟。而在马其顿和伊庇鲁斯(Epiros),荷马史诗式的国王们仍然在行使着权力。然而正是城邦,创造出了独特的“希腊”文明。城邦成为国家认同和政治主权的中心,融入了其他所有的归属感,包括种族和宗族纽带以及血缘关系。城邦开始代表所有的成员,而不只是其中的统治阶层。这就提供了一个环境,为反思体系的建立和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14

在希腊形成城邦的同时,爱琴海地区以外也在建立新的人口聚居体系。来自埃维亚岛的移民在那不勒斯海湾的库迈(Kyme, Cume)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农业居住地。沿着那不勒斯海湾和西西里岛东部沿海,形成了其他定居者聚居区,包括由科林斯人建立的那不勒斯(意即“新城”——译者注)和叙拉古。在意大利南部由希腊人建立的城市数量变得如此之多,后来被称作“大希腊”(Megali Ellas,拉丁语为 Magna Graecia)。其他一些建有大的希腊人聚居区的地区还包括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利比亚沿岸以及普罗旺斯。在这些新建的城市中,就有马萨利亚(马赛)和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聚居区并非殖民地,因为尽管它们与旧希腊的母邦保持家族的纽带和联系,但它们都属于独立的实体。

原住民和定居者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希腊“殖民化”过程中最有趣的一个特征当属原住民族可能对于海外的城邦所施加影响的程度,尤其是我们不能推断“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就比希腊人更落后或缺

少教养。尽管有这些影响,沿着这些边界地区,希腊定居者仍保留着更加清晰意义上的对自己故国的认同感,而且可能这些海外的定居者成为了培育希腊身份认同的先驱。他们保持与祖先联系的决心反映在他们所建造的宏大庙堂上,像在阿格里根托(Agrigento)就建有这样的庙;同时也反映在他们敬献给“旧希腊”的一些宗教中心(特别是德尔菲)的大量贡奉上。但是也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海外的希腊人确实受到了当地人及其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文化融合反映在艺术创作上,并通过互相通婚得以延续。例如著名的历史学之父,哈利卡纳索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karnassos),他最早指出希腊人是一个独特民族,他就有希腊人以及卡里亚人(Karian)的混合血统。

15 在希腊文化形成的这个时期,对其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外来因素来自近东地区。有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东方化”时期(大约在公元前8至前7世纪间),当时希腊的艺术家们通过改造和革新东方的传统技艺,创造了一套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创作方法。例如,早期希腊人在人体雕塑方面的兴趣,就受到源远流长的埃及传统的直接启发。希腊的上流社会也向更加富有的埃及、波斯和腓尼基的同道们看齐,学习如何在举止方面表现得更像贵族。他们学会了摆阔炫耀的消费方式,以及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像倚靠在长沙发上或举办晚宴聚会。他们也重新学会了读书识字的基本技能。希腊字母表的许多变化就直接来自现有的腓尼基文字,但是,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这种借鉴都经过了创造和整体上的革新。因此,希腊人在字母表中加入了元音字母,而且到了希罗多德时代,希腊人已经创立了散文文学。

权力的问题

公元前900年以后的趋势显示出每一个新兴复杂社会的共同模式:人口增长、城市化、手工业兴起,艺术和文化水平提升。然而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形成君主体制。在大多数古代文明社会,富足的财富、权力和军事资源都集中掌控在少数社会精英手中。当权的国王体现和代表了最高的权力,在来自统治阶层的官员和宫廷人士的辅

佐下治理国家。国家的宣传机构宣扬和维护君权神圣或君权神授这样的思想。几乎在每个实现现代化之前的社会里,君主制都被证实是最稳定和最持久的政权形式,而且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君主掌权的原则几乎从未受到过质疑。

了解希腊人以及他们的独特之处的关键所在,并不在于希腊人拒绝君主制原则(尽管他们在此方面确实不遗余力),而在于他们对于最高权力的不断审慎思考,这种探索转而产生了崭新的政治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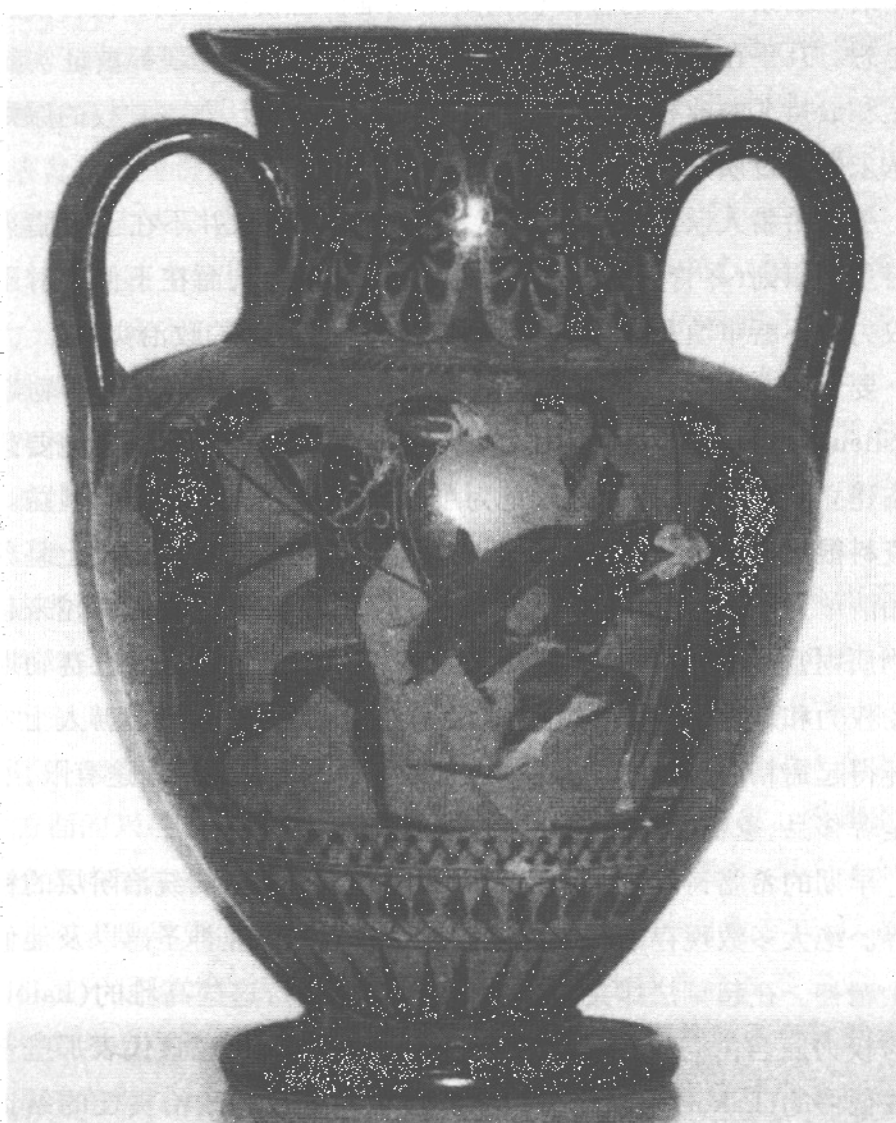
要讨论在爱琴海地区重新出现的国家,必须首先从巴赛勒斯们(basileus,社会精英)谈起。正是这个社会精英群体不可避免地要想方设法建立国家机构,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和进一步获取特殊利益。考古资料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个日渐庞大的精英阶层的存在。出土墓葬的物品清单显示,公元前 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士阶层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从神庙遗址中发现的物品也似乎象征着巴赛勒斯阶层的权力和地位,尤其是其中马的小塑像(因为只有富贵显赫人士才能够养得起需精心看护的驯养动物,而这些动物在农业中用途有限,所以马是奢侈品,象征着精英们独特的地位)。

16

早期的希腊诗歌能帮助我们深刻了解这一新兴的统治阶层的精神世界。绝大多数现存的诗歌都讴歌了贵族们的职业神圣感以及他们的武士精神。在起草法律文件和设计政治体制时,这些高雅的(kaloi)人坚信权力应当由同样高雅的人来共享,同时他们也应该代表那些普通人或低俗的(kakoi)人来治理国家。涉及领导权和政治责任的结论也很明确。在荷马的史诗中(这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贵族价值观的最主要来源),巴赛勒斯通过宣扬他们像神一样的天性来获取特权和高位,而平民百姓则理应向他们进贡,尊敬和优待他们。

17

巴赛勒斯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例如,典型的希腊贵族会在体育馆(gymnasion)里与贵族朋友聚会;他会在此锻炼,然后裸体参加一些运动项目的比赛(例如:拳击、摔跤和赛跑)。只有富人才有闲情花时间和精力参加训练,去参加有组织的比赛,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些比赛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吸引了四



希腊主义和性别：公元前六世纪末期的瓶饰，刻画了希腊人和“未开化的（非希腊的）”亚马孙人之间的战争（承蒙 Nicholson Museum Sydney 提供（NM 98.25））

面八方的贵族不远千里来参与。另一个独具希腊特色的活动是交际酒会。这种交际酒会在男子的房间(andron)举办,中间包含许多活动,饮酒、娱乐、性爱和有才智的高谈阔论。公元前6世纪的诗人塞奥格尼斯(Theognis)曾指出,熟谙交际酒会的准确“形式”,是教养良好的贵族的一个标志: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要同这些人饮酒，同他们吃饭、闲坐，追捧他们，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权力。从他们身上你能学会美德。而那些卑微的人则会毁掉你天生的品质。²

通常，那些所谓“美好的”、“高雅的”人，比起本城邦的普通民众，更认同敌对城邦与其社会地位相同的阶层。他们彼此之间会建立强有力的纽带，一方面通过彼此通婚，另一方面通过款待，会产生持久的跨地区纽带，这种关系同任何血缘关系一样强大。因此在《伊利亚特》中，同为巴赛勒斯，狄奥墨得斯(Diomedes)和格劳库斯(Glaucus)在战场上相遇时，因为双方父辈通过“款待”而结交，双方无法交战。最后双方通过互换盔甲，确认了彼此的纽带关系(6. 119f)。违背“款待”的规则可能会招致神的惩罚。帕里斯(Paris)破坏了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款待，与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私奔了，这一鲁莽之举促成了特洛伊战争的爆发。

无论何时审视早期希腊贵族阶层，可能核心的问题都是为什么贵族们没有与近东地区的君王们一样，获取至高的威望和权力；而且为何希腊的城邦未能发展成君主制？首先，相比较而言，希腊的贵族们贫穷得多。一般巴赛勒斯所拥有的房产与埃及封疆大吏或波斯贵族相比，都微小寒酸。没有一个希腊贵族能够建造得起宏大宫殿，也不可能以自己名义去建一所庙。一个贵族不认为自身高人一等，从而去统治其他贵族。相反，如同在《伊利亚特》中明确讲述的那样，“高雅的”人不得不分享权力。“大王”们在特洛伊城墙外扎营露宿了十年。他们必须团结如一体，所有决定都得商议后才能定夺。等级制度在巴赛勒斯中确实也存在。阿伽门农是大王中最“尊贵”者(basileutatos)，而阿喀琉斯的地位太低以至于配不上阿伽门农的女儿。但是当阿伽门农的领导能力不能令人满意时，阿喀琉斯就可以寻求获得统治权力了。

希腊统治阶层不同于那些更富有的东方同时代贵族的另一个因素，是世袭权力这一观念在希腊人头脑中毫无市场。一个贵族的价值是以其成就来衡量的，并非其出身。因此绝大多数贵族的所作所为都

重在竞争(agon)。在战场上获得的功勋是名望的终极来源,但也存在其他获得名望的渠道,包括体育竞赛。最杰出的运动员的名望,像奥林匹克六次冠军——克罗托那的米罗(Milo of Kroton),就一直扬名至罗马时代。诗人以及后来的剧作家,都能通过竞争赢取声望。尊严必须去争取;一个巴赛勒斯一生都在竞争中稳固自己的名望和地位。

这种竞争模式对于希腊政治体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一开始,贵族们形成寡头政治体制,而在贵族之间则实行妥协互让。古希腊(前800—前480)政治史的特征是,贵族阶层通过宪法手段坚决维护他们的权力,同时也竭力包容兼顾平民阶层的愿望。例如科林斯贵族世家(他们被统称为巴克基亚德斯家族[Bacchiads]),他们尽心尽力地维护着所有国家职责。在雅典,权力由“世袭贵族”(Eupatrids)或“名门之后”所垄断。当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90年代遭遇政治动荡的威胁时,一个名叫梭伦(Solon)的贵族受邀起草一部宪法,在捍卫贵族阶层权力的同时还要安抚那些心存不满的平民。梭伦被许多人赞为民主之父。他创立了“财权政治”(timocracy, time意为“荣誉”),主张政治权利是以严格的财产资格为基础的。

19 城邦与社会

正因为权力总是通过竞争才能获取,希腊人不得不发明了政治学。谋求公共威望和权力的贵族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取国家公职,必须善用演说来打动其他人以得到授权,也必须在其他贵族的严格监督之下来承担政治责任。与此同时,彼此竞争的贵族们还要面对来自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压力,他们也寻求在政治秩序中掌握自己的利害得失。本质上讲,早期希腊城邦的政治史就是为贵族和非贵族阶层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探索体制性解决模式的过程。

为何贵族们容易受到“来自底层”压力的影响?政治争斗如何才能催生出诸如民主这种奇特而精巧的政治体制?有一个论证严密的观点认为,作战模式的改变会导致权力向较低的社会阶层延伸。在古希腊时期,希腊的作战从驾着战车的武士率领诸多随从的相当原始战斗模

式,逐渐转变至重装步兵群之间精心布局的战争模式,而后者要求作战人员数量众多以及纪律严明。拥有财产的中间阶层(mesoi),就是那些并非贵族但总归能自己装备得起盔甲和武器的平民,就被组织起来形成严密而非常有纪律的一个群体,称作方阵(phalanx)。每个方阵要求每一个重装步兵(hoplite)从自己右翼掩护整个方阵的安全,借此形成铜墙铁壁。整个方阵由若干排组成,以全部力量行动一致地冲向敌方方阵。这种作战形式一直是希腊和罗马时期最基本的战争特征,集体纪律是这种作战方式的根本要素。因此可以预见,形成这个崭新重装步兵阶层的平民会谋求在国家决策中扮演更大角色,或会被卷入不同贵族派别之间的纠纷之中。

无论如何,军事变革促成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社会更多参与政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的另一个原因,是“共同体”(koinos)这一概念。如果希腊的所有社会阶层能就一点达成共识的话,这一点就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共同体”,掌权阶层必须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在荷马时期,部落普通成员(hoi polloi)在巴赛勒斯开会议事时是无发言权的,但他们能够在场旁听、观察。在赫西俄德看来,只有称职且高尚地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巴赛勒斯才能被任命担任社会公职。“共同体”这一意识形态也反映在重装步兵战争的特性之中,这种作战形式要求每个重装步兵必须与“共同体”中的同伴团结一致,整个集体才能形成有效战斗力。

20

法律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同样令人鼓舞。随着古风时代希腊的“共同体”日益扩大、更加复杂,司法的运作变得不再随意无序,不再轻易受个人冲动的左右。及至公元前 6 世纪,法律变得更加透明。巴赛勒斯制定法律时按照统一的、非个人的标准,使之对整个“共同体”都适用。因此,法律条文铭刻在墙上以供民众知晓,从而使得法律变成公共财产。一些最早的法律铭文来自公元前 7 世纪晚期的梯林斯,详细规定了地方行政官的权责,阐明了如何制约公职人员手中权力的运作机制。据说雅典的德拉古(Drakon of Athens, 前 621)的法律非常严厉,以至于被认为是用鲜血写就。当时最负盛名的立法者之一是斯巴达的来库